

景印
藏堂

四庫全書卷要

史部
第一三十一冊
別史類



世界書局印行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一三
一冊
別史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通志二百卷（有上下等分卷者以一卷計）總目二卷 宋 鄭樵撰

卷九十九至卷一百九下

二二七—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九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士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十六

史部

通志卷九十九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傳第十二



張騫 李廣利 司馬遷 嚴助 朱買臣 吾

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東方朔 公孫賀 劉屈氂 車千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九十九

秋 王訢 楊敞 弟 蔡義 陳萬年 子 鄭弘 楊

王孫

張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

月氏音支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

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迺募

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

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

何以得徃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子妻

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於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

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為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具西戎傳中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

身音焉一名天

萬則浮屠胡是也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

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冠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以義屬之則廣地

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乃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駝出犍為出犍音蒲北反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漢使見閉於夷南方閉音蒲先藥反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滇音顯其國出馬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數擊匈奴

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多失亡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傳父猶傳母也布就名也翎侯官名也翎與翁同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音先得反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北昆莫既健自西域國名也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

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語在西戎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疋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

以通西北國因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雋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九十九

六

南夷傳自竊通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其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

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責怨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侖云是時上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九十九

七

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誑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從行之微者率進孰進美語也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

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且徃徃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迺以李廣利為將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

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卒財有數千皆飢罷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徃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後徃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為外國笑迺索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因徒扞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徙水從他道流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

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

精乾飯音

備轉運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求誅首惡者母寡母

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

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兵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今生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拔劒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

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
萬餘人馬千餘疋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
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
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
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
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
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
靈從汧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
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
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
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
謀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
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
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伐宛再反凡四歲
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
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

司馬遷字子長司馬氏自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
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
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
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
氏適晉晉中軍隨會奔魏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
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
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瞶其後也在秦者錯與張儀
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
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
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為秦王
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
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
內郡昌生母憚母憚為漢市長母憚生喜喜為五大夫
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
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
之間隱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詩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

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

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斷飯土簋飲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

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黑白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

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院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

蜀以南略卽作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子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大也

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子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

紬音冑謂綴集也
鎖與匱同

五年

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攘古讓字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

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九十九

二十

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迺喟然而嘆曰是余之舉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趾自黃帝始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六十九列傳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

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縢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養纂與撰同其職曰於戲音鳴呼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九十九

二十二

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六十九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

名山副在京師以族後聖君子第七十遷之自敘云爾

自此前皆其自敘之辭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張晏曰遷沒之後亡

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陋鄙非遷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

遭李陵事下腐刑事在陵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

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書責以古賢臣之義

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

進士為務意氣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九十九

二十三

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駕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

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誰

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

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若僕大質已

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

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

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

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

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

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

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

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列

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利欲悲莫痛於傷心行莫

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

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騭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九十九

二十三

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宜豎莫不傷氣况忼慷之士乎

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

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

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

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

攻城野戰有斬將塞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

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

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

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闡茸之中乃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

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

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懷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

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推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

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俾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厯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辱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

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栗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纆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誣曩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